

速成識字補充讀物

苦女翻身記

林 柯著



勞動出版社

目 錄

逃走	(1)
投親	(3)
進廠	(6)
鬧除	(9)
失業	(12)
暗害	(15)
火坑	(17)
絕望	(20)
再生	(24)
相逢	(26)
鬥爭	(29)
插圖十六幅	章自強

逃 走

十月子彎彎，
十月花兒開開，
童養媳婦最命苦。
阿公阿婆打得兇，
小丈夫旁邊送冷拳，噯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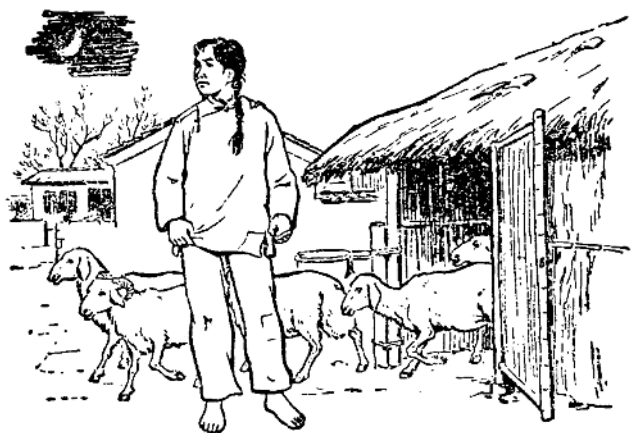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子彎彎，
十月花兒開開，
童養媳婦最命苦。
吃不飽來穿不暖，
有苦有冤到那裏去訴，噯噯。……

做過童養媳婦的人，唱到前面這隻歌的時候，就想到做童養媳婦時受的苦處，沒有一個不簌簌（ㄌㄨㄣˊ，形容流淚的樣子）流淚的。

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事情。童養媳婦

李秀蘭，坐在羊欄裏偷偷地唱這隻歌，把臉頰擱在母羊的背上，眼淚簌簌地落到雪白的羊毛上。

李秀蘭真是個苦命的孩子，三歲死爺，七歲娘再嫁。晚爺是個碼頭工人，受苦深，脾氣大，好喝酒。李秀蘭在晚爺手裏吃了不知多少



苦，變成了個出氣包。九歲時，母親把她送到鄉下泥水匠阿四家做了童養媳。阿公雖然是個好人，但是也時常幫着老婆打。阿婆是個出名的『尖手』，已經打跑了兩個童養媳婦，李秀

蘭算是第三個了。偏偏李秀蘭又是個僵(ㄐ-ㄨ)脾氣的孩子，碰在兇婆婆的手裏，打得更狠。李秀蘭早做夜忙，早罵夜打，一日像一年，在阿四家裏已經足足地受了五年苦。五年苦真是難受。李秀蘭每天都想着逃跑的事情。

初六的夜裏，月亮是彎的。李秀蘭又挨了婆婆的毒打，並且被關在羊欄裏。李秀蘭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恨。她心一橫，決定乘這機會逃走。否則，苦到那一天才算盡頭?!她扒開羊欄門，索性把羊子都趕了出去。她喘着氣奔到公路上，又高興，又驚惶(ㄐ-ㄨ)。逃到那裏去?回到親娘家裏去，晚爺會收留她?不!她在星月光下，向常熟城奔去。

投 親

走進常熟城門的時候，天色已經亮了。李秀蘭流浪在常熟城的大街上。她的頭髮雖然用紅頭繩(ㄐ-ㄨ)紮了兩根辮(ㄋ-ㄨ)子，仍舊像枯稻草一樣的亂(ㄋ-ㄨ)。她的衣服又破又髒，東一個補釘，西一個補釘。十月天氣，還赤着一雙

脚。走過酒釀(ㄅㄧㄠ)餅攤(ㄉㄤ)子的時候，她餓得流出了口水。她緊了緊褲子帶。她跑出來就是身上一身破衣服，沒拿半個銅鈔。她只好去找她的親戚阿姨。

那還是六歲時候，李秀蘭曾經跟着母親進城找過阿姨。阿姨是個精明、能幹的女人，幫過人，做過檢茶葉工人，擺過酒釀餅攤子。李秀蘭娘進城找她時，她就是擺的酒釀餅攤子。人家都叫她『長脚嫂嫂』，四近的人都和她打招呼，點頭。李秀蘭流浪在街頭，就四處地找她的阿姨。

直到黃昏的時候，李秀蘭才問到她阿姨的住址。告訴她的人，也是擺酒釀餅攤子的，她是個三十開外又胖又魁梧的女人，聲音卻又細又尖。『唔，你問的是長脚嫂嫂！她早就不做這行生意了。她現在是個有名的紡紗女工！』胖女人收拾了攤子，把賣剩下來的兩個酒釀餅子送給李秀蘭吃，熱心地把李秀蘭送到阿姨家去。



當李秀蘭見到阿姨的時候，就放聲地哭了起來。阿姨現在是她世界上唯一的親人了。她把受苦和逃跑的情形完全告訴了阿姨。她跪了下來，拉住阿姨的褲腳管，求她收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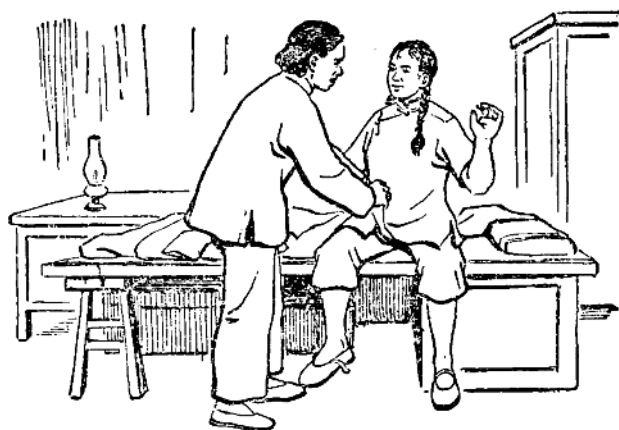
長脚嫂嫂細細地看了看李秀蘭的俊秀的臉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再看了看她的十四歲的雖瘦(尸又)卻結實的身子，皺(ㄣ又)了皺眉頭，說道：『好吧！我收留你！要好好地聽阿姨的話！』

李秀蘭喜出望外，終於有了個歸宿。她決

定今後要好好地報答阿姨。

進 廠

開始的時候，長脚嫂嫂只叫外甥女幫着胖女人擺酒釀餅攤子。她每天回來得很遲。紗廠一天要做十六個鐘頭的生活。她一回來，就把李秀蘭推醒，搜(ム)她的口袋，問她一天賣



掉了多少個餅子，並且還扳(ム)開她的嘴巴，嗅嗅有沒有酒釀氣味。長脚嫂嫂不相信自己的外甥女兒，每天都要檢查一遍，然後才放心地去睡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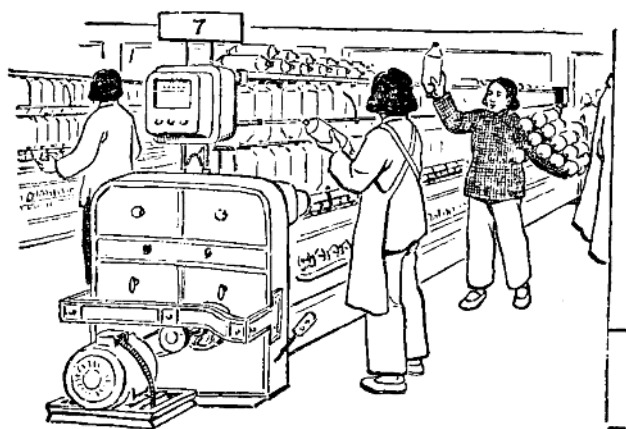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長腳嫂嫂給李秀蘭買回來了一身半新舊的短布衫褲，另外還有一雙後跟釘上皮的布鞋。

『你明天一早跟我進廠去！到廠裏後，逢人要叫阿姨。嘴巴學得甜些。俗話說嘴甜佔三分便宜。你阿姨就是靠嘴甜，所以人緣好。不然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早就餓死了。』

果然第二天清早，長腳嫂嫂把外甥女叫醒，替她拆掉了辮子，梳上城裏人的平髮，帶她進了紗廠。

李秀蘭跑進工廠，既興奮又害(厂厶)怕。機器轟隆轟隆震得耳聾(ㄉㄨㄣˊ)。那些皮帶在沙沙地響着。白的棉花、白的紗，被機器吃進去又吐出來。紡好的紗被一包一包地包紮了起來。李秀蘭好奇地想：假若人被機器吃進去，不要也像紡成紗一樣地吐出來嗎？她害怕了起來。

長腳嫂嫂跑進車間，一路就和人打招呼。碰到『僮倌』的時候，她就湊近耳朵去說幾句



恭維話。『這是我的外甥女，是個苦命的孩子，請大家照顧照顧！』她想說得全車間都聽見，但是機器的聲音却把它壓倒了下去。

從此李秀蘭就在阿姨身邊，擺筒管，學接頭，不到兩個月時間，她就把頭接熟了，並且大膽地在車銑堂裏走來走去，不再害怕機器了。長脚嫂嫂耐心地等機會，想把外甥女介紹進廠，變成正式工人。

機會終於來了。長脚嫂嫂自己在機器上軋斷了一個手指。她不能接頭了，被資本家趕

出了廠。她苦苦哀求，向僱館和領班跪下來磕頭，李秀蘭總算接替了阿姨的位置。長腳嫂嫂失業了，就又在街頭擺酒釀餅攤子。她的軋斷的手指，塗了香灰，爛(ㄉㄨㄣˋ)了一個時期，也就好了。

開 除

一剎眼，李秀蘭在廠裏已經做了兩年工了。她已經搬進廠住，住在所謂『水監牢』裏。工房既潮濕又暗，下雨天，上面漏水，下面回潮，因此工人叫它『水監牢』。女工睡的是上下鋪竹牀，日夜班工人合睡一張鋪，工人開玩笑時就說它是『替娘鋪』。平常工人不准出廠。白天、夜裏，廠門都用鐵鎖鎖(ㄌㄨㄛˋ)住。資本家防工人跳廠，不但叫工人寫志願書，而且每月都要有七工到十五工的存工，把工鈔存在賬房間裏，不准領走。工人吃的是臭鹹(ㄒㄩㄢˋ)菜和蘿蔔乾。資本家說，把豬食餵工人就夠了，否則『利潤』就少了。女工生病或生孩子的时候，資本家逼着她們做工。請假超過一個禮拜，就

會被領班拖出廠去歇掉。

兩年來，長脚嫂嫂變得殘酷(殘歹，酷歹)起來了。她蒼老了，頭髮花白起來。每到發工鉤的時候，她就進廠，到賬房間把李秀蘭的工鉤領走。兩年來，李秀蘭從沒見到過自己的工鉤。李秀蘭到阿姨家去的時候，阿姨就毒辣(毒歹)地罵她：『爛污！我不收留你，也不會軋斷手指。你敢不養我一世，我就送你到婆家去做童養媳婦！』李秀蘭每次都是咬着嘴唇不回嘴。罵多了，她就不再到阿姨家來了。

一九四八年年底，紗廠終於爆(爆)發了罷工。

細紗間一個女工叫劉蘭娣的，因為身體虛弱，做生活時在車間裏暈了過去。堂倌、領班、廠長都跑來了。等她醒過來的時候，仍舊逼她繼續做工。劉蘭娣挺着做下去，但是一個多鐘頭後，就吐了好幾碗鮮血，跌倒在銜堂裏。女工都圍攏過來。她臨死時，用沒有血色的眼睛無力地望了望大家，氣急地說：『我家

裏……還有一個殘廢……的丈夫，和三個孩……子，請大家……照……顧！』說完，就合上眼死了。

資本家叫人把劉蘭娣的屍體抬了出去，不肯發撫卹（撫卹X，卹T口）金。工人們憤怒了起來，一致關車罷工。

罷工雖然得到局部勝利，發給劉蘭娣家屬兩石米撫卹金，但是七個工人被加上異黨



分子的帽子開除了。其中一個就是李秀蘭。

失 業

李秀蘭被開除出廠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。

原來這家廠的老闆叫王文卿(ㄨㄣˊ ㄑㄩㄥ)，除了殘酷壓迫、剝削工人以外，他還是個出名的『色鬼』，經常鑽(ㄉㄨㄢ)到車間裏去調戲女工。據他在同業當中誇口，他已經先後強姦了十多個女工。他是個矮胖子，樣子很像隻『甕(ㄨㄥˋ ㄘㄨㄥˋ)頭』。頭是扁的，禿頂，眼睛生得一隻高一隻低，笑起來的時候，上眼皮和下眼皮搭成一條線，左眼的一塊『吊眼皮』，就會抖動得很厲害；發脾氣的時候，面色鐵青，兩眼發紅，下巴抖動，那時就像一隻吃人的豺狼(豺ㄉㄞˊ ㄋㄤˊ，狼ㄌㄨㄥˊ ㄌㄞˊ)。當他發現李秀蘭以後，就天天像黏糖一樣地纏(ㄘㄢ)住她不放。他用各種方法來誘惑她，送她金戒指、金鎖片，要升她做『僮官』，但是李秀蘭都拒絕了。有一次，王文卿把李秀蘭叫到工賬房去，想強來，李秀蘭怒冲冲地把他推倒逃了出來。王文卿從此懷恨在心，他面色鐵青，全身肥肉抖動着對李秀蘭喊：『記着：廠是

我王文卿開的，隨便那一天我都可以把你開除出去！』



在那次罷工後，王文卿就把李秀蘭和其他六個活動分子一同開除出廠，並且通告全常熟工廠，一概不要招收她們進廠做工。他笑得眼皮搭在一起地對李秀蘭說：『你逃不了我的手掌心。』

這真是難熬(么)的苦日子啊！李秀蘭失業以後，住在小姊妹家裏，天天東奔西跑找尋工作，但是一個月過去了，仍舊沒有半點希望，

她每夜都睡不着覺，夢裏頭也夢到她在找尋工作。她沒有想到：老闆王文卿已經把她的一切生路都堵(ㄉㄨ)塞住了。

物價天天狂漲，工廠不斷發生罷工，她的小姊妹的生活也更加淒苦了，開始吃糠，吃糲(ㄊㄩˋ)。資本家經常遲發工資，有時一期工鈔



發下來，只夠買兩塊肥皂。李秀蘭看到這種情形，心像被千把刀割似的更加痛苦，她不忍心因自己的失業，更加重了小姊妹的負擔，她要自己求生。

暗 害

有一天，李秀蘭在街上急匆匆地跑，突然有一個女人喊她。那個女人樣子很漂亮，穿的是短開叉長旗袍，旗袍外面罩（出么）一件紅絨線衫，燙了一頭捲髮，笑的時候，嘴裏露出一



隻金牙齒。那女人說：『你不是秀蘭嗎？我是金玉英，和你同一個村莊的，想不起來了嗎？』

李秀蘭聽說過金玉英的事，那是一個沒落財主的女兒，被國民黨軍官強姦後，騙逃了出來，幾年都沒有音訊。現在這個女人就站在她的面前。